

齐国陶拍

孙永行

编著



齊魯書社

1516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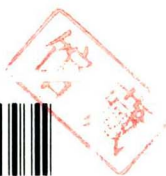
齊國志

孫永行 編著

賴心



淮陰師院圖書館 1516469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国陶拍 / 孙永行编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2. 9
ISBN 978-7-5333-2670-8

I. ①齐… II. ①孙… III. ①古代陶瓷—古代生产
工具—介绍—中国—齐国 (前 11 世纪 ~ 前 221)
IV. ①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0729 号

齐 国 陶 拍

孙永行 编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670-8

定 价 360.00 元



不似彤管千古唱却教大器
著文章——風流原在五
行後身心載道瓦甃上

壬辰仲夏於濰上書賀育國
陶柏付梓漢北海故郡敬明並題



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孙敬明为本书题词：“不似彤管千古唱，却教大器著文章。风流原在五行后，身心载道瓦甃上。”

传承历史 陶冶未来

李安喜

二〇一二年七月廿四日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齐鲁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安喜为本书题词：“传承历史，陶冶未来。”



序 一

近闻孙永行先生《齐国陶拍》即将付梓，既为齐文化研究再添硕果而喜悦，又为孙先生执着的精神所感动，欣然作序，诚以致贺。

临淄是齐文化的发祥地，曾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齐文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齐国陶拍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做好齐国陶拍研究工作，既是对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保护，同时，对研究齐国工商业特别是制陶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来看，对陶拍的研究，尚属学术研究界的“冷门”，陶拍价值的社会认知程度，还需要多方努力来加以提升。孙永行先生出于对齐文化的热爱，长期涉足陶拍研究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齐国陶拍的收藏、保护与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齐国陶拍》一书，收录陶拍192件，按照纹饰不同，分为10类；按陶拍陶质、颜色、纹饰等，进行了断代，并对陶拍的制作和使用方法进行了简要说明。该书内容丰富深刻，观点新颖独到，是一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兼备的齐文化研究著作，对齐文化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文化，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历史的积淀，必将为现实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前，全区上下正全力建设生态和谐文明的现代化临淄，广大文化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希望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研究齐文化，弘扬齐文化，创造出更多优秀作品，让齐文化这一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奇葩，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添新的活力。

是为序。

中共临淄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毕宗青

中共临淄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振波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二

临淄齐都历数千年之长风，文化积淀最称丰厚，京畿宝地古迹遗存星罗棋布。而此处考古风尚亦由来已久，春秋晏子陪景公游于纪，辨识铜壶朱书铭文，凡此堪为金石考古之滥觞。及至宋代金石之风丕振，上自封疆庙堂，下及邑侯士人，搜罗之广，门类之富，著述之丰，影响之巨，均迥越前代。临淄王辟之，英宗治平间进士，历官河东忠州，吏治明敏，知务乐善，退官之余著《澠水燕谈录》十卷，笔记志史，良妙耐读，然尤可称赏者则是首次载录宝鸡所出土瓦当，文曰“羽阳千岁”。史前烧陶，周室覆瓦，秦宫汉阙，见诸典籍，惟“羽阳”之当，传于枣梨，此其始也。有清一代金石学问，证经补史，臻之极盛，时有“金石学在山左”之谓。潍县名家陈簠斋“富藏精鉴，宗仰海内”，开启陶器文字收藏之先风，吴清卿联语所谓“陶文齐鲁七千种”，而今检识则以临淄出土者为之大宗，当其时天下收藏研究齐鲁陶文蔚成风气，仅潍县即有数家。而临淄马庆灏等亦是生处齐都，得其文运沾溉，为陈氏所藏贡献良多，其亦自集陶文汇成专书；益都务本乡（今高柳）孙家庄之孙文楷并从弟文澜子延滨一门，同其声气，因家居临淄城下，均好金石之学，青铜陶玺、甲骨金布，例多度藏，且有著述传世，并得陈簠斋、王献唐诸家称赏。时至今日，金石考古之学已称黄金时代，文物收藏更因识见精进而门类广拓。齐都临淄更是远承周秦两汉，七万长风；近绍唐宋明清，三千岁月。公私所藏，天下知名。不惟钟鼎盘匱、觚爵尊敦、金戈铁剑、镜鉴钱币与圭璧环璋、碑版造像、经幢志石、刻镂题识，而于豆区釜钟、罐壶盆碗、孟钵井圈、砖瓦瓮棺及玺符文印、封泥检署、模铸铭范、地券朱书等，皆为网罗入藏，诚可谓涵蕴万象，大观泱泱。而旷古迄今广为搜集抔埴之用所谓“陶拍”，并拓影编次成卷者，惟孙君永行一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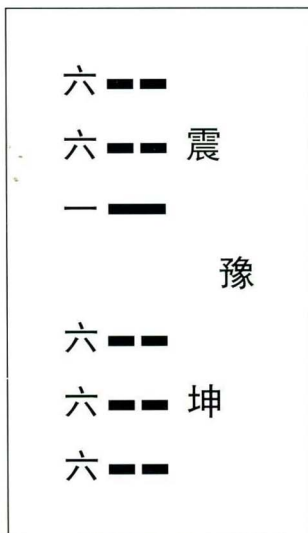
孙氏在临淄藏界有名，且交游亦广，自具识见，然其度藏以齐刀币为大项，诸如齐刀面文“莒邦法化”，属为罕觐，或称孤品。而此陶拍一类凡百数十事，传称多为临淄齐都并其郊鄙出土之真品。观



其拍面之形，约为方、圆、卵、舌数种；拍钮则有碑、桥、禽、兽、筒诸像；拍面花纹，或分绳、布、网、格、点、戳、环、叶多样。验证考古发掘所见，凡此陶拍之时代以战国者为主，而之先后者亦厕其间。纹样与钮式亦多见战国齐之陶器装饰。考量陶拍之功用，不惟致密器壁、圆规造型，而且艺术装点、活泼生动，足以显现泱泱齐国艺术审美之旨趣。

研究者均以为玺印之初，源于陶拍，今证之考古所见，抃埴之拍，陶质之外，类有木、石诸种，木者皆朽不见，石者罕觐，幸存天壤间惟陶者为大宗。窃以为若就陶拍之功用与性质，其亦当与早期铭范密切相关，换言之铭范之制，或得陶拍之启迪。收藏陶拍对古代制陶技艺进行探究大有裨益，而齐战国时期都城近郊制陶事业尤为发达，带有纹样与印文者远销齐国四境。尤其官营制陶窑场，精工细作，传载政治，统理经济，凡此数项并可与《周礼·考工记》相斟酌。陶拍通常为制陶工匠所作为，自因时代、区域、器用与志趣而相变异，且出土地点大都清楚，而以此陶拍亦可判断装饰相同纹样陶器烧造窑场之所在，对齐国制陶手工业作坊之性质亦属重要。

凡此陶拍之收藏与研究，正可启迪天下藏家，其意义不在齐国一域，而与三晋、燕、秦与楚足可横向比较。知者陕西长安县黄良乡西仁村北出土西周陶拍四件，尤可称奇者，在其钮部均刻画数字卦画，其与铜器上相同卦画如出一辙，对此学界众家已作精到释解。而孙君所藏之057号陶拍之身侧所刻符号近似长安所见者，但又有差异；100号陶拍之拍面所刻符号与长安出土者最相类似。其右侧卦画重复，似为三重卦；左侧者如属卦画，则或为“六六一六六六”，以周易之理，可排列为右图所示。





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谓：“《豫》：利建侯行师。〔经意〕《豫》，卦名。建侯，建立诸侯，封建侯国，新侯嗣位，皆曰建侯。行师，出兵。筮遇此卦，建侯、行师皆有利。”此外，陕西凤翔水沟遗址出土西周陶水管上刻卦画“六一一六六一”。为周易随卦，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经意〕《随》，卦名。元，大也。亨即享字，祭也。贞，占问。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享之祭，是利之占问，无灾咎。”长安凤翔之陶拍、水管时代为西周晚期以前。类此，或可推比此件陶拍之时代。然对于陶拍刻画之性质，在此仅是大胆假设，未遑小心求证，意在提示大家对此现象多所留心。

余从事考古与古文字之学历有年所，对齐国都制、陶文、制陶手工业及相关文物遗存多所留心，诸如临淄、易水、邯郸三都比较，窑场分布，陶器形制，陶文印记，封泥钱币，铜器铭文与出土地点，俱曾亲历考查，诸多信息长萦脑际。辛卯新正承临淄刘三强先生介绍初识永行，喜其爱好收藏，独出机杼，积微居渐，而成此《齐国陶拍》一书，付梓在即，并承其雅意嘱为之而序也。

孙敬明

壬辰四月初吉于潍上博物馆知松堂南牖下

（孙敬明，字鑑泉，号辰生。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和烟台大学兼职教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



序 三

陶器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发明，作为生活用器，曾经带来生存方式的重大改变。陶拍则是一种与陶器制作相伴而生的辅助工具。

陶拍的最初功用是通过拍打器壁使之均匀结实，尔后出现了刻有简单纹样的形态。陶器上出现的初期纹样仍然出于实用，可能是为使制成的陶器便于执持不易滑脱。在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五千年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最早的绳纹。其后，仰韶文化陶器上的手绘动物纹样标志着进入了美化装饰与观念表达的阶段。商周时期印纹陶的多种纹样，反映了效用与装饰相结合的理念，除了各种几何纹外，还出现了在青铜器纹饰中常见的乳丁纹、云雷纹、饕餮纹等。相应地，由早期刻划简单的陶拍发展到更精细的印模。两者作为工具的性质和使用原理相同，只是后者抑出的装饰纹样甚至特定图案承载着更复杂的意识。由于陶拍和印模具有反复使用、抑出固定的纹样、符号的特点，功能被不断拓展，使用范围逐步延伸，不同材质的印模在生活、生产中至今仍然广泛存在。

与印模的基本形态与使用方式最为相似而性质不同的是作为信用凭记的玺印。玺印发生功用的基本方式是抑出代表特定群体（如早期氏族）、自然人（姓氏）和后来的社会组织（如官署、官职）的符号或文字单位，就这一物理特性而言，它与印模两者完全一致。玺印的物质外壳无疑来源于陶拍和印模的形态。在河南永城造律台遗址和郑州沱冢王村遗址出土的陶拍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背面带有环鼻的形态。早期玺印形制与之存在相承关系并不是偶然的。从器物发展和社会关系转变的一般规律来看，我认为玺印就是一种“特殊化印模”，它的发育可能是在陶器生产、交换过程中完成的。当然，这一过程发生在社会经济关系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上。

“标志性印模”是向完备意义的凭信功能逐渐演化过程中一个阶段。器物制作中产生标记制作者或所有者的需要，是“标志性印模”出现的最初动因。西周陶埴上的抑印文字，表明当时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此种标记的初始需要。于是，印模便承担了这一角色的形



态基础，随之性质发生转变——抑出的印记作为凭信的效力形成社会约定，进而其物又被赋予独立的象征、示信的作用。中国玺印起源的路径大致如此。

作为玺印，原始印模“复制印迹”的特性没有变化。因此，陶拍和印模作为早期的制器工具的遗存，既是人类生产活动中技术思考与审美意识的物化，同时也是追溯玺印起源路径的实物依据之一。

陶拍在各地陶器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本书所收陶拍传出于临淄地区。根据考古工作者近几十年中的调查，齐都近郊发现了众多规模较大的战国时期官营、私营制陶手工业遗址，是当时齐国制陶业的中心区域。战国时期铁铜冶铸业、建筑业等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取得率先发展的地位，陶器制作以大宗生活实用器和建筑材料为主，采用繁复印纹作为装饰手段的风气已经转变。本书以齐地陶拍这一器类纹样辑为专题，尚属首创。书中所收纹样有绳纹、格纹、锥刺纹、弦纹、叶脉纹、菱形纹、布纹、乳丁纹、素面、特殊纹等多种，为研究此期齐地陶器纹样谱系保存了对照物。这些陶拍形式、风格多为简率，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齐地陶器制作技术传统的演变。

孙慰祖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于可斋

（孙慰祖，别署可斋。现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



凡 例

- 一、本书旨在为研究齐国临淄制陶业发展史、演变史和其他邻国的制陶业在工艺与纹饰上的对比提供实物佐证，为齐文化研究者、爱好者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为研究玺印起源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依据，为现代陶艺工作者、美术设计师构思设计提供借鉴。
- 二、本书收录的古陶拍，均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土，绝大多数出土于临淄齐国故城各制陶遗址中。
- 三、本书收录原始社会晚期至汉代陶拍192件。按陶拍拍面纹饰分为10类：绳纹陶拍、格纹陶拍、锥刺纹陶拍、弦纹陶拍、叶脉纹陶拍、菱形纹陶拍、布纹陶拍、乳丁纹陶拍、素面陶拍、特殊纹陶拍。
- 四、为反映陶拍全貌，均配有实物照片，大部分陶拍配有拓片，附有陶拍的通高、拍面长度和宽度等实测数据，并依据陶拍陶质、夹砂情况、形制、出土地层等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断代。
- 五、本书简单介绍了陶拍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并附有10张手绘复原图予以说明。
- 六、本书收录的陶拍按顺序号排列，实物照片与拓片可一一对照。
- 七、本书收录的陶拍实物（照片、拓片）均为笔者个人藏品，未借用任何馆藏及个人的资料。



前言

一、临淄的历史沿革

据史料记载，临淄原名“齐城”、“营丘”，上古时期的爽鸠氏，虞夏时期的季荊氏，商代前期的逢伯陵，商代后期的薄姑氏，皆管辖此城。西周初年，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姜尚（吕尚）兴周灭商有功，受封于齐，开拓疆域，建立齐国，都治营丘（今临淄）。公元前866年，齐国第六位国君齐胡公姜静（吕静）迁都薄姑（今博兴）；公元前859年，齐国第七位国君齐献公姜山（吕山）又将都城由薄姑迁回营丘。因营丘濒临淄水，遂将“营丘”更名为“临淄”。故“临淄”之名，距今已有2871年的历史。

临淄，是周代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期，姜齐（前1045～前386年）、田齐（前386～前221年）两大历史阶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

两汉时期的临淄，仍为齐王国的王都。当时有“五都”（中国五大城市）的称号，临淄是其中之一（其余“四都”为成都、邯郸、南阳、洛阳）。三国、西晋时期，齐王仍以临淄为都，直至公元311年。

临淄在历史上不仅是赫赫有名的齐都，曾“七遍为京”，而且曾作为州、郡、县治所多年，曾“八遍为城”。据考证，临淄作为青州州治，共269年；作为齐郡（临淄郡）郡治，共804年；作为临淄县县治，共2200余年。

临淄城（今齐都镇）久负盛名，是我国周至汉时期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时，临淄居民有4万余户，20多万人；战国时期，临淄居民多达7万余户，常住人口保守估计也在60万人。《战国策》、《史记》曾盛赞当时的临淄“甚富而实”、“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工商业高度发达，



街市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文化生活丰富，“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西汉初年，临淄有户10万，人口逾百万，“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长安此时人口有8万多户），“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弟弟或最宠爱的儿子，不会封到临淄当齐王）。因此，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临淄素有“西有长安，东有临淄”、“东方的罗马”、“富冠海内、天下名都”的称誉。

临淄城是周、秦、西汉中国冶金（主要是冶铜、冶铁）业中心、丝织业中心、制盐业中心、制陶业中心、漆器制造中心、铸镜中心、铸币中心、手工业科技中心8个手工业方面的中心和海盐、丝绸两大商品集散地。此外，临淄还是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学术中心（稷下学宫）、先秦音乐之都（齐国《韶》乐、齐地歌舞）和“东方奥林匹亚”（足球、射箭、武术、赛马、赛车、棋类起源地），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临淄工商业的繁荣。

8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为临淄大地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些珍贵遗物，为研究齐文化特别是研究齐国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二、临淄古代制陶业的发展以及陶拍的演变

齐地是我国古代陶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古代制陶业的重要摇篮。作为齐地中心、齐文化发祥地的临淄，其制陶业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临淄人就开始制造陶器。临淄后李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陶器残片。复原的陶器，有红陶钵、夹砂红陶瓮、陶盆等器物。这些器物造型古朴规整，制作工艺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类似这些陶器，应该有陶制工具修正坯胎，也可能用石制工具。

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临淄的制陶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器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彩陶；器形更加美观，出现了三足器、陶鼎等，有的器物还装饰附加纹饰，既坚固又美观。

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临淄的制陶业已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工艺制作水平更上一层楼。器底出现了轮痕，开始采用镂空



技术。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开始出现圆饼状的素面陶具，该是陶拍的祖型。

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临淄的制陶业达到了史前的高峰。陶器颜色以黑、灰为主，器形外壁发磨光。最典型的器物是黑陶高柄杯，薄如蛋壳，黑如漆，明如镜，声音清脆。陶鬲的腹部出现了拍印的绳纹。这时的陶器，大部分都坯模成型，因而十分规范匀称。有些个别器形，附件、盲鼻、附耳、器把手为捏塑成型。龙山文化后期，器表纹饰增多，有绳纹、压纹、篮纹、方格纹、布纹、窝纹等。临淄桐林一田旺遗址出土有蘑菇状陶钮的叶脉纹陶拍，与鲁西南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拍极为相似，是目前临淄发现的最早的陶拍实物。

商周时期，临淄的制陶业非常发达。在制陶技术方面，齐国是当时诸侯各国技艺最高的国家之一。齐都临淄制陶作坊林立，陶窑规模大，所产陶器种类多，产量高，制作精美，使用范围广泛。在这一时期的窑址中，陶拍经常出现。陶钮多为扁形、圆柱形、拱形，还有房屋形、兽形、鸟形等异形钮。拍面纹饰有绳纹、格纹、锥刺纹、弦纹、叶脉纹、菱形纹、布纹、乳丁纹、素面、特殊纹等。这些陶拍纹饰、钮式、陶质都与制陶作坊出土的陶器类似。

三、周代齐都临淄制陶遗址、陶拍调查

近些年来，考古部门曾对周代齐都临淄的制陶遗址进行过专题调查和试掘。人们发现，周代齐都临淄的制陶业特别发达，制陶遗址数量惊人且分布密集，目前已知有10余处。周代齐都临淄的制陶作坊，主要集中在临淄齐故城东、西、北三面，淄水、泲水岸边。尤其是故城西泲水河两岸，制陶遗址比比皆是，规模大，烧制时间长。发现有窑迹的5处：周傅庄窑址、邵家圈窑址、西石桥窑址、督府巷窑址、刘家庄窑址。

（1）周傅庄窑址——位于淄水西岸，今东周村、西周村。20世纪80年代，曾发现一残窑址，圆形窑壁。出土有红烧土块、粗绳纹盔形器、罐、豆、盆残片。这些陶器工艺较粗糙，器壁厚重，饰粗绳纹，应是西周时期的遗存。也曾发现圆柱形钮、蘑菇状、无纹饰的陶拍。



周傅庄窑址遗址



周傅庄窑址遗址



周傅庄窑址出土的带陶文的陶豆次品



周傅庄窑址出土的带陶文的陶豆次品

(2) 邵家圈窑址——位于临淄齐故城西北方位，泲水下游西岸。其村坐落在高台地上，四面环水，环境优雅，曾被明代文人误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所在。20世纪70年代，泲水干枯，村四周已成为旱田。经调查发现，村北、村南原泲水河床下有陶窑残存，经常出土板瓦、筒瓦、瓦当和日常生活陶器。这些陶器制作粗糙，纹饰简单。瓦当面纹有树木纹、双兽纹、卷云纹等，从该窑址出土的



邵家圈窑址遗址



邵家圈窑址遗址



邵家圈窑址出土的制作瓦当工具



邵家圈窑址出土的瓦当范（王也先生藏品）



邵家圈窑址出土的弦纹陶拍

瓦当范、陶拍等制陶工具中可见一斑。后在村南试掘，发现此处残窑烧制陶器的时代较早，大约西周时期就已开始，直到汉代才停产。由于制陶长期取土，村周围地势低洼，形成沼泽，宋元时期才形成“四面环水”的地貌，故“此处四面环水，符合古代学宫环水的地貌，因而是稷下学宫地望”的说法缺乏依据。此处出土陶拍数量较多，陶质、陶色、拍面纹饰与当地出土的陶器、瓦砾、纹饰相符，年代也与陶窑的时代一致。

（3）西石桥窑址——位于西石桥村南、村西，泲水河西岸，不仅发现了残窑遗迹，而且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瓦当、瓦当范和陶拍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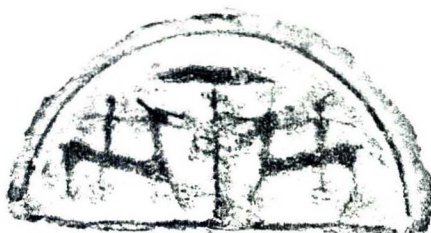
西石桥窑址遗址



西石桥窑址遗址



西石桥窑址出土的瓦当范拓片



西石桥窑址出土的瓦当拓片（王令波先生提供）



西石桥窑址出土的瓦当范拓片